



● 作者/Richard Katz ● 譯者/田力品 ● 審者/劉宗翰

# 安倍經濟學的末路

## Voodoo Abenomics: Japan's Failed Comeback Plan

取材/2014年7-8月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2014)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任後，為擺脫國內長達20年的通貨緊縮困境，並重振國內經濟，提出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政策；然而，依作者見解，此政策似乎未見其效。

首相安倍晉三在2012年12月就職時承諾振興日本，而他時常自豪於其就職後所增加的工作機會。

(Source: CSIS)



**想**像目前愈來愈多日本男性在30出頭所面臨的困境。雖然已經花費數年在高中用功讀書並進入好大學，許多人仍然無法在好公司裡找到一份全職的工作。由於日本的勞工法律規範嚴謹，在停工期間幾乎不可能解僱終身僱用的員工，各公司現在傾向僱用兼職或臨時員工填補空缺，並且通常給付低於三分之一的薪水。今天有17%年紀25至34歲的日本男性，任職於這樣的二等工作，而在1988年，只有百分之四。低酬勞臨時勞工與兼職者占了日本各年紀男女性的38%——對於一個曾經因平等而自豪的社會而言，這是一個驚人的數據。

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在2012年12月就職時承諾振興日本，而他時常自豪於其就職後所增加的工作機會。但是這些均為臨時工作；全職工作則減少3.1%。結果是安倍就任後，勞工每人平均實質薪資已經下降百分之二，難怪消費支出疲軟。想像低薪資給這些不固定工作者所帶來的挫折也阻撓他們成家的念頭。儘管日本男性在30幾歲擁有固定工作者有70%為已

婚，但在30幾歲的臨時工作者中，結婚的比例驟降至僅25%。

各工作者的個人悲劇將轉變成日本整體的經濟災難。國家對於臨時工作者的倚賴會消耗國家主要資源：人力資本，意謂使工作者能使用最先進技術及方法的技能。因為臨時工作者並沒有辦法在工作期間獲得僱主所需要的技能，他們在沒有前途的工作待得愈久，愈難找到一份全職工作——而人力資本也因而愈受損害。臨時工作者的低結婚率加速了日本人口下降，因而加重了日本經濟的負擔，諸如退休者日漸成長，而能夠遞補支援的工作者愈來愈少。

鑒於這些互相關聯的現象形成日本經濟問題核心，這些問題理當也會是安倍振興戰略的核心。然而這些問題都未被提及。安倍甚至沒有提出一些解決這些問題的基本步驟，諸如修法要求公司提供臨時工作者同工同酬。在日本更澈底改革它的勞工制度之前，僱用如此眾多臨時工作者將會繼續使公司可以依照生意好壞彈性調整薪資的高低。同時，同工同酬將會終結公司僅為了減少薪資支

出，而以臨時工作者替代全職員工的誘因。

然而，安倍的經濟計畫——亦被稱為安倍經濟學(Abenomics)——在本質上是一場騙局。安倍及其顧問群宣稱日本經濟困境的主因在於不安全感。只要日本國民能對國家願景更有信心，該理論便會奏效，然後消費者就會更願意消費，企業也會願意加碼投資並僱用員工。依照此一觀點，通貨緊縮是日本憂患的主要原因。安倍在2013年的一場演說中表示，「由於20年來的通貨緊縮，造成日本各行業嚴重信心不足。」

為了回復信心，安倍採取了他稱之為「三支箭」的方案：寬鬆貨幣以扭轉通貨緊縮，財政刺激以擴大立即開支，以及結構性改革以振興長期成長。如果這三支箭都能命中標靶，經濟景氣就有可能好轉。但三支箭中的兩支已經射偏了：任何從暫時性消費而來的刺激，已經不足以抵銷為了減少政府負債的提前增稅。同時，對於結構性改革的前景，除了含糊口號之外，沒有任何進展。

這使得三支箭只剩下一支真





安倍在2013年提名黑田東彥為日本中央銀行總裁，黑田承諾將於兩年內實現百分之二的通貨膨脹，並創造達成該目標所需的資金。(Source: World Economic Forum)

的箭：貨幣寬鬆政策。但三支箭中沒有任何一支可以不需要其他兩支而運作。信心必須建立於比通貨膨脹更實質的東西：有意義結構性改革以扭轉日本公司落後的競爭力。否則，任何暫時性的經濟提振都將迅速化為烏有。

在日本股市中已經呈現對安倍政策的不再憧憬，自安倍就任到2013年底，股價雖上漲65%——幾乎全都是國外投資客買入——但是在2014年5月初，由於國外投資客賣出，已經損失了三分之一的獲利。這些投資客有理由擔心安倍將無法在改革上發揮政治影響力。由於許多日本選民視股市表現為投資能否提振的指標，如果在交易上持續忐忑不安，安倍的支持率以及政治影響力將會降低。如果安倍現在不願意以現有利益促進改革，

難以想像他在失去影響力後，將能夠如何改革。

## 通膨幽靈

當安倍在2013年2月提名黑田東彥(Kuroda Haruhiko)為日本中央銀行總裁時，黑田東彥承諾將僅於兩年內實現百分之二的通貨膨脹，並且創造達成該目標所需的資金。安倍和黑田聲稱一切都依計畫進行。最後，在2014年3月時，消費者物價較去年同期上漲1.3%。

不幸地是，大部分上漲是因為日圓貶值25%，因此提高了進口貨物價格，從電子產品、食品乃至原物料，諸如石油，以及其他由進口貨物製造的產品。日圓貶值實際上把日本消費者以及公司的收入，轉嫁給國外石油輸出國的酋長、農夫，以及製造商。此外，既然日圓已經或多或少穩定，貶值所帶來的通貨膨脹效果有可能衰減。

假設黑田在兩年內實現百分之二的通貨膨脹——但2014年4月《彭博社》(Bloomberg)調查訪問36名經濟學家中有34名表示這將不會發生。就這件事本身而言，對於促進經濟成長助益甚少。黑田聲稱，如果消費者看到物價上漲，他們會衝出去搶購物品，以避免日後花費更多，而且他們的消費將會導致廠商增加投資以及僱用人力。然而過去十年資料顯示，當日本消費者預期物價上漲時，他們花費更少，而不是更多。原因非常簡單：如果物價漲得比收入還快，人們就無法買得一樣多。但是黑田執著於抽象經濟理論，忽略了這項證據。但是，安倍喜歡這項理論，因為依照理論，他可以經由印鈔這條簡單途徑來振興日本，而不是循結構性改革的困難途徑。

自1997年以來，薪資在日本實際上已經下降百分之九。縱使某些百大企業因日圓疲軟使得海外銷售量提高而獲利、大量廣告工資上漲，但是仍然預期工資將持續下降。安倍宣稱一旦員工和廠商預期通貨膨脹，薪資將會上漲。實際上，通貨緊縮並不是日本經濟問題的原因，而是症狀。經由製造通貨

膨脹試圖解決日本經濟困境，就如同放冰塊在體溫計上試圖退燒一樣。

安倍及其團隊自誇，相較於美元，他們已經調降日圓25%。對於這一點，他們的樂觀同樣是錯誤的。貨幣貶值可以使得出口物品在海外市場的價格便宜，有助於國家出口更多物品。但不利的是，進口物品價格上

漲，而在日本的情況是，消費者以及公司所受損害遠超過出口商所獲得利益。真正的出口量——鋼鐵的噸數，汽車數量等等——自安倍就任以來幾乎沒有成長。Sony的問題不在於日圓價格過高，而在於公司不再創造人們所需要的創新產品(諸如智慧手機及平板電腦)。同樣地，因為汽車製造業將持續轉移至



實際上，通貨緊縮並不是日本經濟問題的原因，而是症狀，日本商店的購買人潮亦可能因此而受影響。

(Source: Jan, Chyan-Shau)



境外製造而不是由日本出口，汽車出口量並沒有成長。雖然貨幣匯率就價格調整而言，已經是自1970年代以來最低的，但日本目前貿易逆差的事實顯示，它已經為嚴重喪失重要競爭力而苦。這需要一個真正有效的對策，而不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快速解決之道。

第二支箭，財政刺激，目的原來是要給人民所需要的錢，使他們消費更多。不論減稅或者正確的支出都能奏效。然而當安倍一腳踩油門，另一腳卻更大力地重踩剎車。他的新支出手段，大部分是國庫撥款(pork-barrel)措施，已超過他在2014年4月，由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八的消費稅收所能抵銷。另一波提高消費稅到百分之十將會在2015年10月實施。當安倍帶給人民消費的錢不若以往時，人民如何能花費更多？

安倍團隊聲稱，為了防止日本成為下一個希臘悲劇，財政撙節是必要的。但黑田等政府官員應該了然於胸，那只不過是個由他們散布的嚇人故事。由於財務省(黑田的職涯幾乎都在此歷練)長久以來致力於財政撙節，意識形態再次勝過證據。實際上，就可處理的問題變成危機而言，外債與國內債券同樣舉足輕重。在歐洲，那些不但擁有許多政府債，同時也因為多年貿易逆差，而有大量外債的國家才受到財務危機的衝擊。這些國家看著外國債權人抽取他們的資金，利率因此升高，而他們的經濟因此惡化。同時，有相同大量政府債但卻僅有少量或完全沒有外債的國家，譬如比利時、法國及德國，都沒有受到危機衝擊。

長期的貿易順差使得日本成為一個淨放貸大國。即使它有少量貿易逆差，它的巨額外匯存底

多到足以防止資金流失。這完全是因為日本能為其政府債挹注資金，日本央行已經證明了它有能力保持低利率，而這是黑田在建議安倍沒有財政撙節時利率將會衝高所忽略的事實。

大部分經濟學者相信，安倍調高稅率將會妨礙經濟成長數年之久。為達成財務省在兩年內減半預算赤字的目標，假使安倍還裁減支出，經濟成長將更為受創。當日本有時間解決它的財政問題時，為什麼要採取這個方案呢？成功需要的不只是做對的事情，同時也要在對的時間以對的順序做事。日本首要之務在於恢復經濟成長然後著手解決逆差。

### 革故鼎新

最後，日本是否能將它長期實際經濟成長率從1992年的0.8%平均值提升到首相已經承諾的百分之二，將會由安倍的第三支箭(結構性改革)決定。即便是日本政府的經濟學家都承認，如果沒有改革，這個國家的長期經濟成長率將絕不會超過0.5%到1.0%。由於工作年齡人口減少，從各員工身上獲得更多的產能，將是創造更多成長的唯一方法。日本每小時的國內生產毛額(GDP)落後富裕國家平均值達25%。然而因為臨時工作者增加，導致人力資本逐漸削弱，造成提升產能更加困難。

**安倍的經濟計畫在本質上就是一場騙局。**

為了提高產能，日本需要真正的結構改變以促進創造性破壞，在這過程中以有活力的企業取代



日漸凋敝的企業。日本面臨國際競爭的經濟產業，諸如汽車工業，都具有高產能。但是汽車工業所占經濟規模卻是國內導向，並且許多都受到國內法規與類似卡特爾(cartel-like)的營運制度保護，免於受到國內以及國際間的競爭。在這些產業，日本遠遠落後其他競爭對手。舉一個很小卻顯著的案例，法

規目前限制在網路銷售非處方藥物，因為如果不限制的話，此等銷售將會損及實體店面的藥房；安倍改革諮詢團隊中一位來自業界的成員，因為官僚阻撓他廢止這些法規的提案而離開。

或以日本沒有效率的乳製品工業為例，政府一直不願開放國外乳製品進口——阻礙了跨

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的談判，而這是一項12個國家間的自由貿易協定。日本的乳品市場甚至亦不開放國內競爭。日本農協(Japan Agriculture)是一家有影響力的農業合作社，運用它對於配送的壟斷，阻礙來自北海道更大且更有效率的農場牛奶運送，以保護在日本本州無效率



圖為東京都廳大樓。爲了提高產能日本需要真正結構改變以促進創造性破壞。(Source: Kenzo Tange)



的農家。東京當局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日本農協是安倍政黨的一個有力選舉盟友，而且也因為農村選民在國會的影響力不成比例。一個真正的改革者會從1947年頒布、旨在鼓勵競爭的《反壟斷法》(Antimonopoly Act)，免除日本農協所享有的豁免，並且運用這項法律制裁日本農協所做的行為。

日本需要一種經濟體制，在這體制中，新企業可以贏過凋敝企業，其員工可以輕易轉換工作，並有可靠安全的網絡能夠幫助失業人員度過過渡期。如果創造這樣環境的改革都能實現，目前落後行業將會被推向具世界標竿水準的效率，且生產力所引導的成長也將上揚——就像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生產力革命期間，發生在美國的零售業、夕陽工業，以及其他傳統產業一樣。美國今天在資訊科技業發展成功，蓋因它自豪於給予新發展企業肥沃的生態環境。當IBM沒落時，Microsoft和Intel都已經準備好取而代之，而當Microsoft開始平穩發展時，Google和Apple也快速進入發展。然而，在日本，處於困境的Sony和Panasonic卻沒有任何後繼者。自1946年後，日本前20大電器用品廠商的名單，就再也沒有新公司進入。

日本勞工市場的僵化，以及日本受現行體制保護立足的企業之間的複雜關係，皆太常阻礙有潛力的企業家獲得資金、人力，以及競爭所需的物流管道。然而公司間的消長——體質較差公司的退場或組織精簡，以及體質較優公司的展露頭角——對於經濟體的重要性，就如同達爾文物競天擇理論對演化的重要性一樣。

安倍本來可以藉由執行對抗反競爭慣例的法

律，提高真正的勞工彈性(而不是運用臨時工作者)，並且挹注資金建構一個可靠安全的網絡。安倍反而像他前任一樣，卻反其道而行，從體質不佳的企業中拔擢。諸如瑞典等國家，花費高達1.5%的國內生產毛額用於維持成人教育、工作媒合，以及幫助工作者轉換工作等計畫，但是安倍因為財政撙節卻排除了類似的策略，這是因小失大。

### 產能政治學

如果改革是容易的，它應該老早就完成了。問題是如果改革旨在提高競爭，那將會損及許多受現行體制保護立足的企業及其員工。由於日本工作人力在目前僱用企業中的現有職位，是員工的主要社會安全網絡，為了避免社會失序則是日本保護凋敝企業的主要原因。為了緩解改革帶來的痛苦，東京當局應該運用財政及貨幣刺激當作止痛劑。

在過去，日本曾經推動過有效的改革，諸如對金融市場解除管制，迫使銀行清除大量侵蝕經濟成長的不良貸款，終止允許小型企業圍堵大型企業進入市場的法律，並給予新入場行動通訊業者與原有壟斷市場中業者相同的權利使用行動通訊基礎設施。這些改革帶出零售業及電信業大量產能(以及電信使用者)，雖然只有部分未鎖定分配頻道分給新進業者。

**安倍遲早會失去經濟改革所需要的政治實力。**

然而，在安倍的計畫中，沒有一項與前述有任

何類似。例如，他所提的農業改革，僅將補助金由以產量為準改為以收入為準，但這卻對於合併很小又沒有效率的農場或對充分擴大農業企業毫無誘因。他在增加女性職涯機會的談話中，漏而未談主要障礙：大部分婦女一旦懷孕，就被排除在職務晉升之列。而當安倍對於消費者加稅時，卻對於公司企業發表減稅談話。他宣稱這樣將會提高投資是不可信的，因為即使連財務省都心知肚明。日本的企業巨人都擁有比他們在國內投資金額還要多多的現金。但降低公司稅則有可能使股價上揚，安倍將因此而受到更多的業界支持。

同時，安倍的電力計畫在表面上將會因為分離產電和輸電，而使得新進業者有更多的參與空間。在實際上，現行區域電業專營業者，將被准許組成控股公司，把持產電和輸電。他並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強制改進核能設備，有些核電廠在業管部門的縱容下偽造安全查核紀錄，進而導致了2011年的福島核災。結果，不信任政府又具有正當性的民意抵制了這個曾經供應全國三分之一電力的反應爐

重新啟動。因而導致電力短缺以及較高的能源代價，驅使汽車製造業以及其他有效率的出口業者，將他們更多的產能移往海外。總之，第三支箭變成了一推聽起來好聽的目標，目的是為了經濟成長，創造就業，以及投資——卻沒有一個計畫來達成其中任何項目。

安倍處理跨太平洋夥伴協定的談判是對第三支箭最明顯的試金石。近幾個月來，這些會談沒有進展，大部分是因為安倍的團隊堅持在少數農業項目（諸如牛肉，乳製品，以及豬肉）維持高關稅以及其他壁壘措施，雖然這些項目僱用不到10萬個家戶，但是高單價卻提升了日本的農業收益。在2014年5月中之前，沒有達成任何一項協議。即使最後真的簽了一項協議，安倍對一些小利益集團的讓步，意謂這項讓步不會被用來當作國內改革的催化劑，不像南韓運用它和美國及歐洲的貿易協定，也不會像改革派經濟產業省(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官員極力主張日本去做的方式。

安倍對於這些既得利益者必定有影響力：他仍然享有約

60%的支持率，而他所屬的政黨在國會掌握壓倒性多數。然而，似乎不可能發現在單一個案中，首相曾真正地挑戰一群強勢的國內選民。相反地，他拒絕承認已有七十年歷史的戰爭犯罪，甚至拒絕承認日本曾經發動侵略，主張日本對於長久以來在南韓控制下的島嶼享有主權（譯註：此即為日韓之間對於獨[竹]島的主權爭議），並且企圖修改學校教科書以反映這些逆向的觀點，這一切都在耗費他的政治資本。即使當安倍在國家安全上的想法是合情合理——諸如他提議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collective self-defense)——在反戰的日本要克服反對意見，消耗了安倍的精力。不可避免地，這將使得第三支箭被擱置一旁。

令人遺憾的事實是，安倍沒有抓住改革和振興的節奏。相反地，安倍經濟學是一個為達到目的所採取的手段：獲得足夠的民意支持，用以追求真正驅策他的目標——國家安全以及歷史議題。不過安倍不久後將會自食他經濟管理不善的政治後果。百分之八十的日本民意表示安倍的政





百分之八十的日本民意認為安倍的政策一點也沒有改善他們的生活，不過人們仍期待安倍經濟學開始發揮作用。

(Source: Jan, Chyan-Shau)

策失敗，一點也沒有改善他們的生活。安倍仍然受到歡迎的原因是因為人們仍然期待安倍經濟學開始發揮作用。然而，它的失敗遲早將無法忽視，而安倍將會失去推動必要改革所需要的政治力量——即使他由於某種未知的原因而有改革的膽量。

日本終將改革並振興。它的悲劇是，它有聰明、野心與創造力的人才，但這些人受困於曾經蓬勃但目前僵化的政經制度。整體制度成效遠不如部分政策成效的總和。當日本終將執行必要的激

底改革制度時，這個國家將會振興。但是那需要一個有遠見的領導人，安倍並不是那樣的領導人。

#### 作者簡介

Richard Katz係《東方經濟學人警言》(*The Oriental Economist Alert*)半週刊與《東方經濟學人報告》(*The Oriental Economist Report*)月刊的編輯，兩份期刊均以日本為研究對象。

Copyright © 2014, *Foreign Affairs*. Distributed by McClatchy-Tribune Information Services.